

說郛卷第四十四

禮範 一卷

宋

家範訓要

司馬文正公著家範十卷今略其故實而掇取其訓要之語載之

家訓節略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字介著家訓七卷今節其尤切于家道者載之

養老奉親書

熙寧中泰州興化縣令陳直所撰凡十五篇今刪去其食飲醫藥之方而載其七篇

居家雜儀

皇朝丞相司馬文正公光君實所撰

弟子職

齊相管仲字夷吾著書八十六篇號曰管子此篇其一也

女誠

東海曹世叔妻班氏名昭在當時數召入宮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

訓儉

司馬文正公所撰

鄉約

熙寧中寶文待制呂公大忠字進伯所撰

鄉儀

待制呂公之弟大鈞字和叔所撰

家訓

唐御史大夫柳玘所撰

靖康朝野僉言一卷

宋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下粘罕于城南青城屯兵高里勃于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爲攻拔之計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光數丈初七日不見斗二夜初八夜遣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京爲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木天意人皆欣悅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又驚起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嶽觀醴泉觀陳橋南薰門封丘門皆有金人下城殺人劫取財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體而走士大夫以綺羅錦繡易貧民衲襖布袴以藏婦女提攜童稚于泥雪中走惶急棄河者無數自縊投井者動萬人號哭之聲上徹穹蒼官吏將士百姓踰城由萬勝門同子門出計

十餘萬人城外爲番兵殺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內侍止三四人餘皆逃遁道君自龍德宮殿徒行入大內諸王妃后帝姬相聚而哭亦有逃遁于民間者二十八日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日出如血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初三日見二酋初四日還復入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呼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見二酋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雪十餘日不止王宗浼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毬未得晴候打毬畢卽還內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場祈晴又願車駕早還大內自諸王宮宗室執政侍從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百姓忠義之士燃頂煉臂跪于南薰門父老持香爐于陰雪中跪拜哭泣者十餘日百姓每日于御街前候駕時雪兩大凍餓死者無數

二十九日軍前要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露臺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內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出民間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哭泣之聲徧于里巷聞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妃后以下于金銅車子內有內人持包徒步而親王三十二人附馬四十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皆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視色若死灰人心大擾留守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嬪妃諸王詣軍前懇元帥乞車駕令還內軍士體國安業不得亂有驚疑見者成知其虛誕

澗泉日記

五卷

宋韓

澆

字仲止

素書云足寒傷心張無盡註謂沖和之氣生于足而流于四肢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名位足以誘人奉養足以移人知本者不誘于名位克儉者不移于奉養明道以求本檢身以從儉自然爲世偉人

老蘇論史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閔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皆功十而過一焉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十功不能贖一過將苦其雖而怠矣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獨使蒙其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楊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隱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而廢一後之凶人必曰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望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于傳詳之于論于贊復明之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

昔館閣第天下學記以袁州李泰伯所作爲第一

晁子正曰周易何以止于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于西狩獲麟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而止于有孚失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夫二子者其知制作之旨者與

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

六賊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

謝克家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依依宮柳拂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大抵人生一世哀樂相生父母妻子最相愛之厚者是謂天倫相聚曾不幾時而死者常先後其能不悲者鮮矣萬物終歸于盡釋

氏論識心見性正欲遣此累耳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于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草舍燕處其中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桃霜月春風日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屐以給薪水釀村酒而飲之案無雜書莊周太玄楚辭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屨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鑿澄潭陟危嶠坐茂樹探幽壑升高峰顧不樂而死乎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無居也

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蓋上下千百載見得古人底裏明白然後可載後世所不可載之事汎然欲備則不勝其史矣

聚珍本只
有此條

蘇明允云婦人之有諡自周景王之穆后始也匹夫之有諡自東

漢之隱者始也宦官之有諡自東漢之孫程始也蠻夷之有諡自東漢之莎車始也漢魏之間惟有封爵者乃得諡雖爲卿相而無諡至晉元帝大興三年乃無爵而諡又云不仕而諡起于處士之侈心也周公諡法春秋諡法廣諡沈約賀琛扈蒙六家之書其中稍近古而可據者莫如沈約然亦非古之諡法

汴都失守本于耿南仲主和二聖初遷本于何榘主和維揚失守本于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逆亮之變本于秦檜主和

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輩覺便敗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時世逼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不自覺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慎密子疎蕩西漢文字乃班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于子長有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如無意味矣東漢三四種文字有班叔皮孟堅之文有范

寧之文有蔡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三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武子家傳之作其他摭事而無文氣皆范曄之文也史之難也如此伯喈文字不多不及三班也

求去貧賤之心不已則犯上陵下靡所顧忌而天下有不可勝言者矣

隱民貧民也二字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

無勢不可與小人相見無利不可與小人相接小人所知者勢利焉如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必納侮而不可悔矣

經書養人德性史傳益人才智

秦檜隨世就功名之人爾不必論學與議論也壽皇有神廟一新天下之志而用人不專舊話不去所以終身二三其說雖盡心力欲振臨子只消王淮小小從窄規模結殺子可以大息其無臣

以副其心志爾

次柳氏舊聞

一卷 卽明皇十七事

唐李德裕

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序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芳還論次其事今按求其書已失不獲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尙書郎後謫宦亦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十有七事唯次所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編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

張說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于上

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煎以獻元宗得其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殿中煮未

及熟怠甚假寐鼾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見煮覆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每因經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肅宗之子說與均培若親戚昆弟云芳木張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

帝頃玄宗與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于諸王同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要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是噴帝上大悅

黃幡綽捷給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遷于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幡綽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

有毀于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陛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陛下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臣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可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知之上大笑而止

稿簡贅筆

五卷

宋章

淵

字伯深

序予解官南昌後居南墅草堂于若溪濱踰七年矣閉關却掃息

交絕游屯窶晚境幼稚盈室脫粟屢空斷編自娛文有抵牾隨輒是正事或牽連亦皆記載投稿破篋久而盈積閱視得數十幅不忍與故紙同棄錄爲五卷題曰稿簡贅筆云中國章淵伯深父序

周發阮嗣宗咏懷詩云周周尙銜羽蚤蚤亦念飢周周鳥名垂頭

屈尾飲于河則沒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比肩獸曰蛭蛭能擇美艸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

金釵十
二行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

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爲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女髻非今比

字閉

顏延年贈太常詩云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閉閉音鼈陶淵明

與從弟明遠詩云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音捌字雖各異其義則一閉字亦音閑又關闔戶云

烏龍

韓渥詩云洞庭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妬媒又云相風不動

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祝鑑子權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予曰韓致光詩烏龍爲何事予答以白樂天和元微之夢遊春詩云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當是犬爾子權曰何所據見予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

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云韋善後攜一杖號烏龍乘之飛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

笙笙中有黃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故陸魯望贈遠詩云妾心冷如簧時時望君煖亦巧于用韻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予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漢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進諫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顏師古註云蠅卽蛙似蝦蟇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蠅師古曰羔菹蠅所以供祭祀也蠅古者上以祭宗廟下以給食貨而退之云爾何耶白樂天和張十六蝦蟇詩云嘉魚薦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能致雨潤我百穀芽蠢蠢水族中無用者蝦蟇亦讀漢書不熟也

觀者吳興武康縣延真觀唐碧落觀也沈休文故宅有唐縣令胡

傳美題詩云仙宮碧落應徵書遺迹依然掩故居幢節不歸天杳
邈烟霞空鎖日幽虛不逢金簡投雲洞可惜瑤臺疊薛除欲脫儒
衣陪羽客傷心齒髮已凋疏熙寧中孫華老集賢爲湖州守集境
內東晉已來詩爲吳興集刊行偶遺此詩

許李賀詩杜牧作李賀詩集序以謂稍加以理奴僕命騷詎可奴僕壞
古樂府體無如賀者騁少年粗豪之氣乖詩人比興之儀如榮華
樂卽擬古少年行云鳶肩公子二十餘齒如編貝唇繳朱氣如虹
霓飲如建瓴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椒房豈少年夜
遊之所何周慮之密也

夜合石竹閒花野草亦隨時輕重唐人詩中多言夜合石竹如遼陽春
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是也至今
唐畫宮殿池臺多作二花自然有富貴氣今人絕不知重矣

咏婦人自古咏婦人詩云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

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宋玉云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故已的的分其狀貌矣韓退之云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又何費詞之繁至元微之云近時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髮衣服廣修之度匹配色澤尤極怪豔因爲豔詩可謂真狀略無隱蓄陶淵明作閑情賦固多微詞梁昭明便爲白玉微瑕以此言之宜乎當時深斥以爲淫言喋語入人肌膚偶讀元氏敍詩寄樂天書故錄其語

花碎按

今人見婦人寵率者戲之曰碎按花打人唐宣宗時有婦人

以刀斷其夫兩足宣宗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按花打人蓋引當時人有詞云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道花枝好一餉發嬌噴碎按花打人

酒唐人酒戲極多釣鼈竿堂上五尺庭前七尺紅絲綫繫之石盤